

# 广州城市公园游憩者幸福感水平测量研究

## Study on the Measurement of Recreationists' Happiness in Guangzhou Urban Parks

Feng Xianhui  
Chen Yuanbo

**摘要:**幸福是人类追求的终极目标。现阶段关于幸福感的研究多集中于心理学等学科领域,游憩领域的幸福感研究鲜见。基于国内外有关城市公园游憩幸福感的研究文献梳理,构建测量幸福感的维度框架,并以广州市内的大型城市公园天河公园、越秀公园和流花湖公园为案例地,通过调查问卷、现场观察、半结构访谈的方式收集556份问卷数据和文本资料,并运用SPSS19.0进行数据分析。最后结论是广州城市公园游憩者幸福感指数为4.05,幸福感评价维度中的游憩意义均值最高是4.20,其次是游憩满意度4.18,然后是积极情感3.93和FLOW体验的3.90,这说明整体上游憩者在城市公园感知的幸福感属于高水平。

**关键词:**风景园林;城市公园;游憩者;幸福感

**文章编号:**1000-6664(2018)增刊-0100-05

**中图分类号:**TU 986

**文献标志码:**A

**收稿日期:**2018-06-25

**修回日期:**2018-08-05

**Abstract:** Happiness is the ultimate goal that human beings pursue. At present, most of the researches on happiness focus on psychology and other disciplines.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dimensional framework for measuring happiness, then designs the happiness questionnaire. In Tianhe Park, Yuexiu Park and Liuhuahu Park, 600 questionnaires have been given out, and 556 samples are useful. After dealing with the data by SPSS, it concludes that the well-being of recreationists in Guangzhou urban parks is 4.05. And the meaning of recreation is up to 4.20, followed by recreation satisfaction 4.18, followed by positive emotions 3.93 and 3.90 for FLOW experiences. This indicates that the overall sense of well-being experienced by recreational people in urban parks is high.

**Keywords:** landscape architecture; city park; recreationists; happiness

幸福是人类生活追求的终极目标。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个人层面,幸福一直都是被提及、探讨、追寻的对象。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游憩作为一项与幸福有关的活动,经常出现在人们的日常活动中。在现阶段的游憩者研究中,游憩者感知体验<sup>[1-7]</sup>、地方依赖<sup>[8-9]</sup>、满意度研究<sup>[10-16]</sup>与行为特征<sup>[17-20]</sup>的探讨较多,与“幸福感”相结合的研究鲜见。因此探究和发现游憩者幸福感的构成、水平、影响因素是现今亟须研究的课题之一。

## 1 文献回顾

### 1.1 幸福感的内涵

幸福感的内涵研究已扩展至哲学、经济学、心理学等领域。哲学领域内,关于幸福感的探讨

主要有两大理论流派——“快乐论”(Hedonism)和“自我实现论”(Eudaemonism)。“快乐论”学者赫拉克利特和伊壁鸠鲁学派等认为幸福就是欲望的满足和感官的快乐,不再陷于痛苦之中<sup>[21]</sup>。“自我实现论”学者认为人追求理性能力和精神快乐,这必须在理性的指导下方可实现。不管是“快乐论”还是“实现论”,两者都只侧重一个方面,“快乐论”忽视了幸福的客观实质内容,“实现论”忽视了主体的主观形式因素。经济学领域内,幸福感强调的是在宏观背景下若经济因素既定求幸福感(福祉)的最大化。社会经济学对于幸福的研究主要有3种方向:一种是认为财富的增加会提升人的幸福感;一种是认为财富的增加并不一定会导致幸福的增多,例如伊斯特林(Easterlin)提出的“幸福-收入之谜”<sup>[22]</sup>;第三种是认为财富在一定范围内的增加会提升幸福感,超过范围的财富增加可能会导致幸福的减少。

心理学领域的幸福感研究最为丰富,1967年,Wanner Wilson<sup>[23]</sup>从心理学角度撰写了一篇幸福感的综述性文章——自称幸福的相关因素(Correlates of Avowed Happiness),自此西方开始了心理学视角的幸福感研究。目前关于幸福感心理学领域内出现了“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和“心理幸福感”(psychological well-being)这两大理论流派。Diener<sup>[24]</sup>认为“主观幸福感是主体主观上对自己已有的生活状态正是自己心目中理想的生活状态的一种肯定的态度和感受”。心理幸福感(psychological well-being)则认为幸福在于个人的自我实现,是一种精神上的快乐。2种幸福感理论虽然有各自的侧重点,但两者是互相联系有所重叠的。例如Linley和Longo Y发现两者之间存在“高阶因子”<sup>[25]</sup>和“一般因子”<sup>[26]</sup>。鉴于心理学领域内的幸福感理论发展最成熟,本文从

心理学视角切入,研究城市公园游憩者的幸福感水平。

## 1.2 幸福感的测量

由于幸福感是一种难以直接评价的情感,故对于幸福感的测量多由几个维度进行拆分量化。心理学领域内的幸福感测量方法具有代表性,本文作为重点介绍。主观幸福感的测量量表主要有3个维度:积极情感、消极情感、生活满意度,其中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维度多相结合出现在一个量表中<sup>[27-29]</sup>,体现生活满意度维度的是一个独立量表——“生活质量量表”(Quality of Life, QOL)。体现心理幸福感的量表多注重“意义”“价值”“收获”等的探讨,具体量表内容较多样化。心理领域内的情感研究除了幸福感之外,还有FLOW体验<sup>①</sup>。FLOW是指人们对某一活动或事物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并能推动个体完全投入某项活动或事物的一种情绪体验<sup>[30]</sup>。当活动的高挑战性和活动主体的高技能相平衡时,会引发活动者的FLOW体验。学者Jackson<sup>[31]</sup>及其同事的研究设计出了测量FLOW体验的状态量表(Flow State Scale, FSS)和倾向性Flow量表(Dispositional Flow Scale, DFS)。本文将结合心理学幸福感理论和FLOW体验理论对幸福感测量问卷进行研究设计。

## 2 研究设计

### 2.1 问卷设计

本文的广州城市公园游憩者幸福感问卷包括积极情感量表、综合量表和基本信息三部分。

#### 1)积极情感评价的词汇量表。

本研究借鉴Waston提出的PANAS中的10个积极情感词汇来测量广州城市公园游憩者的积极心理特征,10个词分别是兴致盎然的(enthusiastic)、感兴趣的(interested)、意志坚定的(determined)、兴奋的(excited)、受启发的(inspired)、意识清醒的(alert)、积极活跃的(active)、精力充沛的(strong)、自豪的(proud)和专心致志的(attentive)。

#### 2)综合量表。

综合量表包括游前期待、FLOW体验、游憩满意度、游憩意义、重游意愿这5个维度,除游前期待和重游意愿各仅一个题项外,FLOW体验、游憩满意度、游憩意义这3个维度下分别设

表 1 积极情感量表的因子分析结果

原始题项	因子载荷	CICT值	公共因子	方差贡献率/%	累积方差百分比/%
T1兴趣盎然的	0.827	0.617	期待型积极情感	25.586	25.586
T2感兴趣的	0.841	0.637			
T4兴奋地	0.676	0.692			
T3意志坚定的	0.589	0.592	沉浸型积极情感	22.419	48.005
T5受启发的	0.606	0.560			
T9自豪的	0.806	0.556			
T10专心致志的	0.730	0.551			
T6意识清醒的	0.760	0.348	激发型积极情感	18.307	66.311
T7积极活跃的	0.610	0.622			
T8精力充沛的	0.728	0.589			

有6、5、6个选项。问卷量表采用李克特量表的5级形式对题项内容进行评价,其中“1=完全不同意;2=比较不同意;3=不确定;4=比较同意;5=完全同意”。

除了量表内容外,问卷最后设置了个人基本信息的题项,包括性别、年龄、居住城市、学历、职业、月收入、出行方式和游憩动机共8项。

### 2.2 调查过程

本文选取的研究对象是在公园进行游憩活动的所有人,包括把公园视作日常活动场所的当地居民,也包括把公园视作景点或暂时休息地的外地访客。在案例地的选择上,鉴于综合公园的游憩功能相较于专类公园更加全面,所以本文选取的案例地是面积大于10hm<sup>2</sup>的位于广州市中心城区的3个综合公园:天河公园、越秀公园、流花湖公园。笔者及调研助手于2017年12月在上述3个城市公园发放了600份问卷,回收600份,其中有效问卷556份,问卷回收率为100%,问卷有效率为93%;在问卷发放过程中,笔者通过参与式观察及游憩者的访谈,最终获得10份半结构访谈资料。

### 2.3 样本基本统计情况

本文对研究对象的人口统计特征包括性别、年龄、居住城市、学历、职业、月收入 and 出行方式。从最终的有效数据可知,到广州城市公园进行游憩的556名游憩者中男女比例是52:48。到城市公园进行游憩的人中19~36岁的游憩者最多,有349人,其次是5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有102人。在城市公园进行游憩的人群中本地常住

居民和非本地的比例为7:3。从学历看,高中及以下的人数最多,有207人,其次是本科学历的人群,共176人。从职业看,企业员工、其他如退休人员、学生这三类人群的占有率最高,分别是34%、29%和22%。从月收入看,6 000元及以下的人群占比最多,达76%。从出行方式看,与朋友一起的占总人数的43%,与家人一起占总人数的30%。这一数据也符合笔者在城市公园进行实地勘察时的发现,在公园中结伴而行的情况随处可见,个人独行的情况也常有。

### 2.4 问卷信效度分析

本文选择克隆巴赫 $\alpha$ 系数作为信度系数来检验问卷的信度,如果 $\alpha$ 系数在0.7以上,说明问卷量表具有信度价值。笔者先对积极情感、FLOW体验、游憩满意度、游憩意义这4个维度进行信度检验,然后对整体问卷进行总体信度检验。由检验结果可知,不论是4个维度还是问卷整体的 $\alpha$ 系数均大于0.7,说明调查问卷的信度良好。

至于效度分析,本文拟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法进行检测。在进行因子分析前需进行KMO检验和球形Bartlett检验。经计算4个维度和问卷总体的KMO值均在0.8以上,且Bartlett球形检验的P值均小于0.05,说明通过了Bartlett的球形度检验。另外,在因子分析过程中本文选择“因子载荷”“校正的项总计相关性”(CITC)和“Cronbach $\alpha$ 系数”来对题项进行调整。经多次测算,本文将问卷中的“T17此次公园出行让我觉得很值得”“T24此次公园出行让我感觉充实”和“T25此次公园出行让我感觉快乐”这

表2 综合量表的因子分析结果

原始题项	因子载荷	CICT值	公共因子	方差贡献率/%	累积方差百分比/%
T11	0.728	0.568	体验因子	18.067	18.067
T12	0.824	0.507			
T13	0.683	0.467			
T15	0.419	0.473			
T14	0.529	0.588	价值因子	20.679	38.746
T16	0.545	0.468			
T26	0.462	0.468			
T27	0.638	0.588			
T28	0.766	0.456			
T29	0.762	0.510			
T18	0.643	0.463	满意因子	21.312	60.058
T19	0.665	0.679			
T20	0.710	0.593			
T21	0.791	0.568			
T22	0.759	0.517			
T23	0.631	0.587			

3个题项进行剔除处理后再进行因子分析。最终的因子分析结果如表1、2。

由计算结果可知,积极情感量表的10个题项可以提炼出3个公共因子,累积方差百分比为66.31%,综合量表的16个题项的CICT值均大于0.3且因子载荷均大于0.4,提炼出了3个公共因子的累积方差百分比为60.51%,说明问卷的效度可靠。

### 3 结果与分析

#### 3.1 游憩动机分析

游憩动机是进行游憩活动的推动力。经过问卷数据的整理与分析(图1),城市公园进行游憩的动机中放松身心是首选,其次是锻炼身体和自然景观吸引,由于游憩者出行多是结伴,因此增强与人互动也占比较多。城市公园对于游憩者的吸引首先在于其游憩环境、设施等给人带来的放

松感和锻炼作用,然后是游憩地带与游憩者之间的互动空间,以及游憩场所的自然、人文的特性带给游憩者的教育或知识给予。

#### 3.2 游憩者幸福感水平

由图2可知,4个层面的因子中游憩意义的评价值最高是4.2,其次是游憩满意度为4.18,接着是积极情感3.93和FLOW体验3.9。游憩意义和游憩满意度的评价值非常接近且都大于4,说明游憩者在城市公园进行游憩活动时不仅整体上对公园的设施设备、卫生状况、气候因素、交通区位和自然人文景观有积极正面的肯定,且在游憩后体验到了明显的放松、充实和快乐等感觉。综合这4个层面的因子评价,本研究将其进行均值计算后得到广州城市公园游憩者的幸福感水平为4.05,大于4,说明广州城市公园游憩者在城市公园进行游憩而感知到的幸福感强烈。以上分析得到的数据符合笔者在城市公园访谈时的收获,游憩者在公园里静坐、散步、舞剑、唱歌、跳舞、做慈善等活动中能明显感觉到消极情感的减退和积极情感的调动。而且游憩者不仅对城市公园和参与的游憩活动抱有正面积积极的评价,而且规律性地城市公园参与游憩活动会有较持久的意义收获。

#### 3.3 游憩者幸福感各因子均值

由表3可知,评价幸福感的各维度和各因子的均值和方差。从积极情感层面看,“兴致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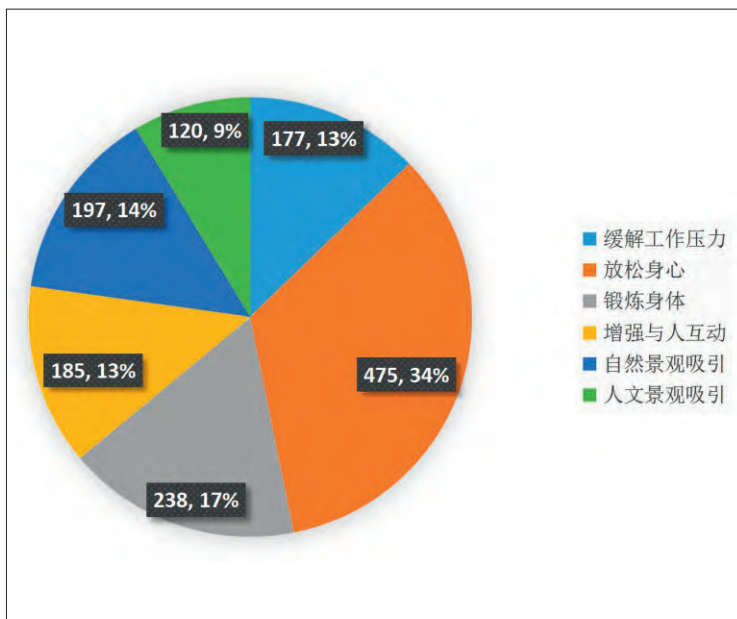


图1 城市公园游憩者动机分布图(作者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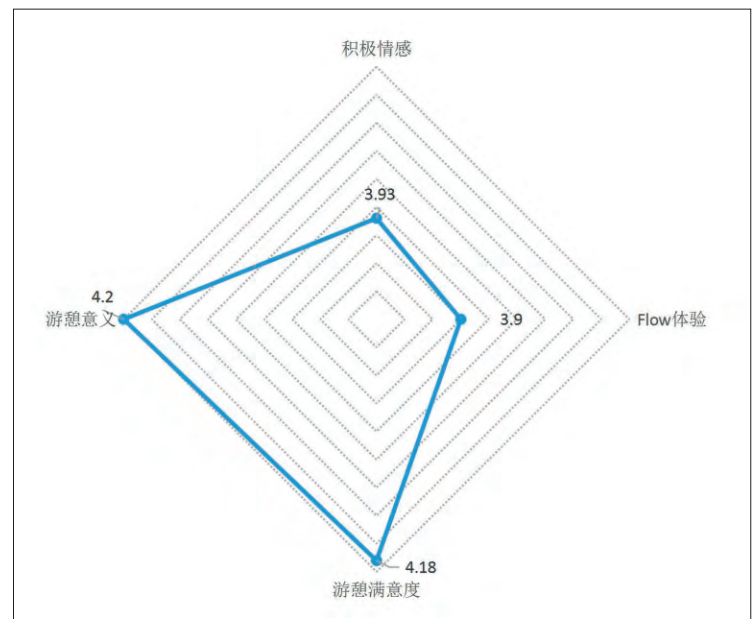


图2 各层面因子得分图(作者绘)



表3 游憩者幸福感各题项的均值和方差

题项	均值	方差	题项	均值	方差	
积极情感	兴致盎然的	4.028 8	.803	意识清醒的	4.402 9	.709
	感兴趣的	4.079 1	.750	积极活跃的	4.134 9	.921
	意志坚定的	3.652 9	1.157	精力充沛的	4.167 3	.889
	兴奋的	3.751 8	1.203	自豪的	3.598 9	1.224
	受启发的	3.575 5	1.225	专心致志的	3.863 3	1.037
FLOW体验	注意力集中	3.615 1	1.181	技能挑战平衡	3.908 3	.837
	行动与意识的融合	3.780 6	1.242	时间体验的变换	3.929 9	1.255
	自我沉浸	3.940 6	1.043	自成目的性体验	4.232 0	.784
游憩满意	气候满意	4.055 8	1.166	卫生设施满意	4.230 2	.830
	自然人文景观满意	4.251 8	.639	周边交通满意	4.316 5	.725
	游憩设施满意	4.028 8	.868			
游憩意义	放松感	4.492 8	.499	增强与他人互动	4.118 7	1.204
	充实感	4.226 6	.767	认为生活美好	4.174 5	.818
	快乐	4.408 3	.577	全新状态	3.751 8	1.322
出行前期待	3.541 4	1.369	未来去更多公园	4.167 3	1.030	

表4 人口统计特征对四维度和总体幸福感的显著性差异分析

是否具有显著性差异					
	积极情感	FLOW体验	游憩满意度	游憩意义	幸福感水平
性别	否	否	否	否	否
年龄	是	是	是	是	是
居住城市	否	否	是	否	否
学历	否	否	否	否	否
职业	否	否	是	否	否
月收入	否	是	否	是	是
出行方式	是	是	否	是	是

然的”“感兴趣的”“意识清醒的”“积极活跃的”“精力充沛的”这5个题项的得分均值在4.0以上,且其方差均小于1,说明游憩者对这5个积极情感的评价具有稳定性。从FLOW体验层面看,6各题项的得分均值均在3.6分以上,除了“自成目的性体验”均值在4.0以上,其他5项的得分均值都在3.6~4.0之间,这说明在公园进行活动很值得在这项评价上,游憩者持认同的观点要强于其他5项。另外除了“技能挑战平衡”“自成目的性体验”这2项的方差小于1体现出稳定性外,其余4项的方差均大于1,说明游憩者在进行游憩活动时因实际情况不同,而使FLOW体验中的这4项的评价并不完全趋于一致。从游憩满意度层面看,5个题项的均值都在4.0以上,说明游憩者对公园的气候、卫生、游憩设施设备、自然人文景观和公园周围的交通状况都很满意,其中最满意的是周边交通状况。从

游憩意义层面看,“放松感”“充实感”“快乐”的均值得分在4.2以上,在6个题项中排名最前,这与游憩动机中的首要动机“放松身心”结果相一致。另外,“以全新状态进入工作学习”和“增强与他人互动”的方差值均大于1,说明游憩者对游憩后状态调整和增强与人互动方面的评价出现波动。

最后,“出行前期待”的均值是3.541 4,“以后会去更多公园游玩休憩”的均值是4.167 3,说明在公园进行游憩活动后,在城市公园进行游憩活动对游憩者的吸引力有明显的提高,这也从侧面证明游憩者在城市公园进行游憩产生了幸福感等积极情绪。

### 3.4 人口统计特征与游憩者幸福感差异性分析

在进行人口统计特征与游憩者幸福感的差异分析前,首先要判断问卷收集的有效数据是否服从正态分布。本文利用SPSS软件中的探索性分

析对问卷中的29个题项收集的556个样本数据进行正态性检验发现不服从正态分布,故人口统计特征与游憩者幸福感的差异性分析需要借助非参数检验。通过SPSS软件检验人口特征对积极情感、FLOW体验、游憩满意度、游憩意义这4个维度及总体幸福感的差异性检验后,整合得到表4。由表4可知,年龄、月收入 and 出行方式对各维度和幸福感具有的显著性差异影响较多,是影响较多的因素。

## 4 研究结论

本研究运用广州城市公园游憩者幸福感问卷,以广州市的天河公园、越秀公园和流花湖公园为案例地,对广州城市公园的幸福感和相关因素进行了探索性分析。主要结论如下。

1)广州市居民和外地访客在城市公园进行游憩的动机主要有放松身心、缓解工作压力、锻炼身体、增强与人互动、被公园的自然人文景观吸引等,其中放松身心是首要动机,其次是锻炼身体。此次接受调研的游憩者中,男女比例接近;年龄主要分布在青年和老年;广州本地居民占7成,外地访客占3成;学历主要是本科及以下;职业占比最多的是企业员工,其次是退休失业等其他人员;月收入6 000元以下的约占8成;出行方式最多的是结伴、其次是独行。

2)广州城市公园游憩者幸福感水平是4.05,属于高水平。在公园进行游憩的过程中,4个层面的评价得分最高的是游憩意义4.20,其次是游憩满意度4.18,然后是积极情感3.93和FLOW体验的因子得分为3.90。这说明在城市公园进行游憩,游憩者能感受到水平很高的放松感、充实感和快乐感,也对公园气候、自然人文环境、游憩设施设备、卫生状况、周边交通状况满意度高。

3)在人口特征对城市公园游憩者幸福感分差异性分析中,发现性别对幸福感水平和积极情感、FLOW体验、游憩满意度和游憩意义这4个层面均不存在显著性差异。年龄不仅对于游憩者幸福感也对游憩者的积极情感、FLOW体验、游憩满意度和游憩意义存在显著性差异。居住城市只对游憩者的游憩满意度具有差异显著性。学历对于游憩活动中的积极情感、FLOW体验、游憩满意度和游憩意义和幸福感水平不存在差异显著性。职业只对游憩满意度的评价具有显著差

异性。月收入对于FLOW体验、游憩意义和幸福感受水平具有显著性差异。而出行方式对游憩活动中的积极情感、FLOW体验、游憩意义和幸福感受水平均存在显著性差异。

#### 注释:

- ① 国内关于FLOW的译法较多,有沉浸、流畅、心流、福乐等。

#### 参考文献:

- [1] 杨旸,张捷,赵宁曦.旅游地游客游憩体验与重游意愿作用机制研究:以宜兴为例[J].旅游学刊,2008(5):42-48.
- [2] 廖仁静,李倩,张捷,等.都市历史街区真实性的游憩者感知研究:以南京夫子庙为例[J].旅游学刊,2009,24(1):55-60.
- [3] 罗艳菊,吴楚材,邓金阳,等.基于环境态度的游客游憩冲击感知差异分析[J].旅游学刊,2009,24(10):45-51.
- [4] 吴承照,马林志,詹立.户外游憩体验质量评价研究:以上海城市公园自行车活动为例[J].旅游科学,2010,24(1):45-51.
- [5] 钟洁.基于游憩体验质量的民族村寨旅游产品优化研究:以云南西双版纳傣族园、四川甲居藏寨为例[J].旅游学刊,2012,27(8):95-103.
- [6] 梁明珠,王婧雯,刘志宏,等.湿地景区游憩冲击感知与环境态度关系研究:以广州南沙湿地公园为例[J].旅游科学,2015,29(6):34-49.
- [7] 刘群阅,尤达,潘明慧,等.游憩者场所感知与恢复性知觉关系研究:以福州温泉公园为例[J].旅游学刊,2017,32(7):77-88.
- [8] Bricker K S, Kerstetter D L. Level of specialization and place attachment: an exploratory study of whitewater recreation[J]. *Leisure Science*, 2000, 22: 233-258.
- [9] 黄向,保继刚,Wall Geoffrey.场所依赖(place attachment):一种游憩行为现象的研究框架[J].旅游学刊,2006(9):19-24.
- [10] 肖星,杜坤.城市公园游憩者满意度研究:以广州为例[J].人文地理,2011(1):129-133.
- [11] 毛小岗,宋金平,冯微微,等.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城市公园居民游憩满意度[J].地理研究,2013(1):166-178.
- [12] 李艳,曾菊新,程绍文.城市环境供给的游憩者满意度及对重游意愿的影响:基于游客与居民差异的分析[J].人文地理,2014(6):133-139.
- [13] 于冰沁,谢长坤,杨硕冰,等.上海城市社区公园居民游憩感知满意度与重要性的对应分析[J].中国园林,2014(9):75-78.
- [14] 陈培.基于SEM的长沙城市公园游客游憩满意度研究[D].长沙:中南林业科技大学,2014.
- [15] 周璐,肖平,汤澍,等.基于感知价值的城市森林游憩者满意度研究:以南京紫金山国家森林公园为例[J].生态经济,2014(5):146-152.
- [16] 秦俊丽.居民城郊游憩满意度实证研究:以山西省大同市民为例[J].经济问题,2016(4):117-122.
- [17] 吴必虎,黄安民,孔强.长春市城市游憩者行为特征研究[J].旅游学刊,1996(2):26-29;62-63.
- [18] 彭顺生.穗港澳居民环城游憩行为比较研究[J].旅游学刊,2006(12):22-28.
- [19] 苏国良,吴必虎,党宁.中小城市家庭规模与游憩行为的关系研究[J].旅游学刊,2007(6):53-58.
- [20] 黎霞,杜柱柱.景区游憩行为计算机仿真系统研究综述[J].旅游学刊,2011,26(7):85-94.
- [21] Graham C.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An Economy of Well-being*[M].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11.
- [22] 彭代彦.通向幸福之路[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8-23.
- [23] Wilson W. Correlates of Avowed Happiness[J].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967(4):294-306.
- [24] Diener E D, Suh E. Subjective Well-being: three decades of progress[J].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999, 125(2):276-302.
- [25] Linley P A, Maltby J, Wood A M, et al. Measuring happiness: The higher order factor structure of subjective and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measures[J].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2009, 47(8):878-884.
- [26] Longo Y, Coyne I, Joseph S, et al. Support for a general factor of well-being[J].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2016, 100:68-72.
- [27] Bradburn N M. *The affect balance scale: Subjective approaches*(3)[M]. Springer Netherlands, 2015:269-279.
- [28] Diener E, Wirtz D. New Well-being Measures: Short Scales to Assess Flourishing and Positive and Negative Feelings[J]. *Soc Indic Res*, 2010(97):143-156.
- [29] Waston D, Clark L A.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Brief Measures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Affect: The PANAS Scales[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88, 54(6):1063-1070.
- [30] 任俊,施静,马甜语.FLOW 研究概述[J].心理科学进展,2009,17(1):210.
- [31] Pomfret G. Mountaineering Adventure Tourists: 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Research[J]. *Tourism Management*, 2006, 27(1):113-123.

(编辑/金花)

#### 作者简介:

##### 冯娴慧

1977年生/女/广东广州人/博士/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风景园林规划与设计(广州 510006)

##### 陈渊博

1991年生/女/湖北钟祥人/华南理工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硕士/研究方向为城市游憩(广州 510006)